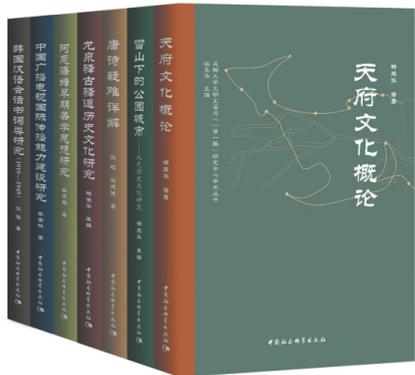


天府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读《天府文化概论》



诸葛亮在论蜀方略时已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明清以来渐渐称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杨玉华教授在绪论里考察了天府概念的历史状况，对“天府文化”予以界说，以为是指：“以成都平原为空间，从古蜀文明一直传承延续到现在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合，是蜀文化的主干和核心，是蜀地民众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是中华大地众多地域文化中的奇葩。”此界说避免了“蜀文化”或“四川文化”的空泛，也避免了“成都文化”的狭小。

“天府文化区”这一地域概念是直接以“川西平原”“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及“成都平原经济区”等概念相关联，但以称“天府文化区”最为合理。“川西平原”实指成都平原的平原，即属都江堰灌区的成都、华阳、温江、郫县、崇庆、新都、灌县共七县。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江堰灌区扩展东风渠、人民渠、外江灌区，计有简阳、资阳、资中、仁寿、眉山、荣县、井研、青神、新津、大邑、彭县、广汉和金堂。这大大超出了川西平原的范围。近年因四川经济的发展而创建了新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包括成

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乐山、雅安、遂宁在内的四川最肥沃富庶之地。自2017年以来成都大学为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而成立了“天府文化研究院”，因此以“天府文化区”代替“成都平原经济区”则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并较合于学理，亦特具现实意义。这应是四川地域文化研究中新地域文化观念。

关于成都历史与文化的著述，已有《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街巷志》《成都通史》和《成都城市史》等著作。此外，尚有各种巴蜀历史文化之著，但却无一种确切论述成都为天府之国或论述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历史文化专著。因此《天府文化概论》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四川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尤其具有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意义。

在新创的“天府文化区”观念引导下，《天府文化概论》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由此展开对若干专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是横向的文化研究。为了理解整个天府文化的发展过程，此著在绪论里特论述了天府文化的历史嬗变，将此地域文化的历史分为古蜀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至隋时期、唐宋时期、元明及清代中叶时期、清中叶至清末时期、民国至现在，共七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突出文化现象及成就作了概略评介。这样构建了天府文化区的整体历史观念，以此统领具体

的文化内容。关于天府文化的内容，可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大类。包括古蜀文化、治水文化、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文化世家、女性文化、出版传播，以及宗教、科技、美食、工艺美术、游乐等文化。在论述这些专题的文化时，突出了其时代特色和突出的成就，以文献为基础，吸收了有关研究成果而作出较为平实的论断。由此提供了天府文化区丰富全面的文化知识，展示了此地域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于天府文化的特质，杨玉华教授概括为十个特点，即地理气象条件优越、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开明开放、人文发达、智慧风趣、乐观包容、优雅时尚、务实勤劳。它们的整合即为天府文化特质。显然这十个方面有的稍有溢美或夸大之处，然而确有助于弘扬地域文化和推进地域文化发展的效益作用。

从上述可见，此著虽为关于特定地域文化全面系统的知识性论述，然而其学术意义在于新创立了天府文化区的观念，对地域文化作了历史的分期概述，而重点是对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精要专题式论述，尤其对天府文化的特质作了新的概括。故此著应为优秀严谨的地域文化研究新专著。

(作者：谢桃坊，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



Focus

聚焦书评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三



古驿道与文明互鉴

——《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的启示

二、《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担当

《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努力通过对众多历史文献的爬梳和田野考察，还原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龙泉驿的前世与今生，由此，龙泉驿古驿道区域内诸如陵墓、古建筑、崖墓群、造像、革命遗址等遗迹文化，源远流长的花果栽培、别具一格的山林野趣、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世界第一的城市森林公园及“天府绿道”等山水农林文化，古驿道上的佛光刹影、古驿道上的宫观道风等宗教文化，东山五场的客家移民文化，古驿道旁的皇家陵寝以及底蕴深厚的明蜀王府文化等皇家文化，古驿道上名门望族的名人文化，古驿道上茶铺客栈的场镇文化，古驿道上抒情言志的诗歌文化，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与历史地展现。

驿道连东西，往来通古今。时光流转到今天，昔日的“东大路”已被沪蓉等沿江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替代，今天的龙泉驿区也早已蝶变为闻名世界的“汽车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天府新区的核心区。曾经东出成都需要歇息停靠的古道驿站——龙泉驿，已成为成都发展的新中心。这个新中心既是城市空间布局的中心，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在助推龙泉驿勇挑时代重担、勇担历史重任。那些曾经闪耀在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星空中的云烟往事，在呼唤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或许就能给我们某种意想不到的启迪与力量。

三、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宏伟抱负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立足成都的历史与现实，以学术丛书的形式，总结起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等诸多功能，第一辑丛书七种涵盖历史、文学、文化、美学、新闻传播、语言学等学科，而《龙泉驿古



驿道历史文化研究》正是其中的一种。

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想还原“历史的肉身”，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与还原，为今天的发展提供历史的镜鉴。这就正如本书第十章所总结的“龙泉驿古驿道精神”，它包含了古驿道济世精神；包容开放；古驿道创业精神；吃苦精神；古驿道诗性精神；诗意栖居。

当前，成都正在大力弘扬传承天府文化，作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龙泉驿，正在奋力书写天府成都的龙泉篇章。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龙泉驿的着力点就是千方百计提升其在成都(市)县和天府文化中的识别度、显示度和美誉度，加快建设特色客家文化与传统天府文化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世界文化名城示范区。

如此看来，《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该书对龙泉驿前世今生的历史还原，对其区域内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清理以及制定区域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建议，无疑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相信这部近25万字的探究古驿道历史文化神奇、神秘、神妙的开创性著作，能够滋养包括龙泉驿——但远不限于龙泉驿的所有古驿道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性思考与科学实践。

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作者：潘涪涪，西华大学二级教授、文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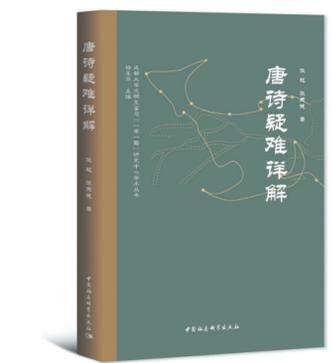
唐诗研究由略到详的创新与超越

——读张起、张天健的《唐诗疑难详解》

“唐诗吾家事”，此言不虚。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张挽澜先生涉足唐诗研究到其子张天健一部部唐诗研究著述问世，再到其孙张起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唐诗夜航》出版，直到现在张起与其父张天健更为厚重的新著《唐诗疑难详解》与读者见面，其中贯穿着一种学术薪火相传的可贵精神。张天健不惜以八十七岁高龄的残年余力与儿子张起一道以更加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挑战权威，沉潜于唐诗瀚海拾贝探珠，终于形成了这部更具问题难度与思想文化高度，学术性、通俗性相得益彰的重要著作。张天健已于一个多月前病逝，这部厚重的《唐诗疑难详解》出版，可告慰他老人家于九泉矣。亦如张起所云：“《唐诗疑难详解》带着问题意识，选择唐诗研究中未结的疑难，作进一步解难。”“发精辟新警之论，篇篇有新意，坚持独辟蹊径原则，不人云亦云，尽量发人之所未发；坚持学术服务人的观念，‘解疑中审美，审美中解疑’，让广大读者在轻松活泼的阅读中增加知识，满足精神需要。”张起、张天健父子多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唐诗研究，愈益沉潜涵泳，愈觉宝藏丰富，览之不尽，采之不竭，欲将唐诗瀚海中的奇珍异宝奉献于当代学术界，其心其情，诚可感佩。据说这部厚积薄发之著，是其父与已故诗人、学者流沙河交流时，由流沙河建议的书名，并为张天健题写了条幅。

《唐诗疑难详解》分“唐诗拾疑”与“唐诗杂说”两辑，计96篇。“唐诗学术，传统治学有注释、考证、考订、品藻、述事、论说、圈点等，《唐诗疑难详解》综合运用以上方法，广采博收，融古通今；汇考证、调查、搜奇、品鉴、佚文于一体，对唐诗中的悬疑进行探索、揭秘、破解、存疑。”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张氏父子李杜情深，令人肃然起敬，而又妙趣无穷。仅在第一辑《唐诗拾疑》中研讨杜诗疑难就有11篇，李白有3篇。试以第一辑第一篇《杜甫〈槐叶冷淘〉》“碧鲜俱照箸”之疑》为例，文章不仅考证出槐叶冷淘分明是四川凉粉做法，进而追溯到鲜为人知的诗人离蜀是皇帝征召，入朝为官，“永泰元年(765)四月诗人去蜀，赴长安履工部员外郎，半途消渴病(糖尿病)发作，无力北归，忧心如焚，日日北望朝廷，思念新君，在此心情下以‘夔州冷淘’献至尊。”文章深入探究病途中的杜甫为何对君王如此忠心？张氏父子据此挑战历代对杜甫政治思想的评价。文章引证苏轼对杜甫评价后阐释：“杜甫对后世影响那么大，如何评价，确实很难。说他是人民诗人不准确，说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不全面，我们给他的评价是在贵族社会走向平民化的历史巨变中的一位末世贵族诗人。自然与苏轼的判断是相合的，其情怀是贵族情怀，其思想是儒家思想，所以‘忠君’是基本立场。”文章一直追溯到杜诗为何誉为诗史。张氏父子进而挑战“愚忠”之说，称此乃庸俗之见，而大仁大义的思想本质，这才是“诗史”的核心。文章“以末世贵族情怀作为重述杜诗的秘密”。借以发现隐微书写的深沉意义，“展开关于本诗题旨及杜甫思想的钩沉，还原真实诗人，还原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张氏父子探索长达数十年孜孜矻矻、焚膏继晷的研究与探究，评价诗圣杜甫有着对世俗之见的大胆挑战与新奇发现，足以令人警醒。

元稹是历史上存在严重争议的唐代诗人。书中《关于元稹“变节”之疑》直接挑战赫学术权威陈寅恪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张氏父子批评陈寅恪：“从婚仕两方面臧否人物，看似置于中唐社会的分析，实则先入为



主，按主观逻辑推断，对元稹甚为不公。”文章着重从元稹所处中唐平民社会的平民价值取向取代了唐前期贵族价值观观察与考评。从而称述：“从李商隐、温庭筠、元稹被舆论谤毁即可察知社会之变。”张氏父子举证杜甫家族请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铭及墓志铭中的价值观，便可清楚了解元稹的人品。张氏父子慨叹：“然而却被诬了千年。”作者还针对元稹仕宦“工于投机取巧，男女情感失于道德，无节操之守”。尤其“此后学术界便继续发挥”之论予以严肃反駁。认为元稹“有鲜卑血统的直爽可爱，敢作敢为的个性；作为贵族子弟又有传统贵族的道德”。并且对元稹在“永贞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论述，以确凿证据为元稹“变节”平冤叫屈，还元稹以正直的人格品貌。此情此志，令人敬佩。

唐诗分期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文章指出用“四唐”分期世所公认，四唐分期始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其方法为“以时分为体”。文章在充分肯定杨士弘、方回、严羽、高棅诸人四期说所作贡献的同时，又中肯地指出以帝王或时间界分的缺失。最终引用吴英雄“夏秋之插曲”论。张氏父子予以赞誉：“他提供这一新的分类，更替唐代诗人，给予读者其他不同角度切入思考与方向定位，这个分类新思路突破了传统，是以诗作为主，以个人生活他事为辅，概括验证四季的分类标准，可谓唐诗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由此可以管窥张起、张天健在《唐诗疑难详解》中对众多传统疑难的解说中，充分依据丰富而又翔实的文献资料，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政治思想文化潮流演变中，奋力拓展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展现出张氏父子唐诗研究视域无比广袤而又高远的新天地。

第二辑《唐诗杂说》共38篇，亦有不少精辟的创见，诸如《刘长卿与五言长城》《上官仪与上官体》《中唐元和体》等。论析刘长卿被称为“五言长城”问题善于从五律的流变中探讨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并具体分析研究了刘的排律《五十韵》的艺术特色。论述上官仪为宫廷诗代表人物则谓其“写作上骈偶对仗，异常精巧华美，为许多诗人仿效，蔚为时尚。”评述上官仪对宫廷只赞美而不谄媚，遂遭武后处死。在诗歌创作上提出“六对”“八对”之说，矢志不渝地追求对仗工稳的形式美。并认定他(们)是通过创造形式的美去掩盖内容贫弱的诗人。

《唐诗疑难详解》体现了张氏父子远大的学术理想追求与抱负，体例创新，坚持将学术引上，采用新颖的一问一答，将解疑过程交与受众……“深者浅出，浅者深入”，充分体现学术的细密和慎严，对于张氏父子唐诗研究具有里程碑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何世进，专业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范蔚 责任编辑：陈令 美术编辑：陈辉

成都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杨玉华等著的《天府文化概论》，于202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五十万字，是为天府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著创立了新的地域文化观念，结构合理，具有严密的系统，善于吸收学术研究成果，虽是集体完成的，但论述的风格统一而谨严平实。关于天府文化的概念，虽然在历史上可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势形便、人民殷富之区域，但东汉末年

一、古驿道龙泉驿的历史云烟

位于成都市东南翼的龙泉驿，曾是众多古驿站中的一个。龙泉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它属于成都东向交通的第一站。在历史上，龙泉驿经历了东阳、灵池、灵泉和龙泉驿几个名称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名称，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是相当巩固的。雍正《四川通志·驿传志》部分，记录了当时四川陆上与水上驿路分布情况。陆上驿路有四条，分别是北路、南路、东路和僻东路。其中，北路、南路、东路都以成都为起点，僻东路相当于东路的支线，起点是泸州，“至赤水河止”。东路则“现设驿传自龙泉驿起，巫山县止，共十八站”。可见，龙泉驿是成都出发的东路首座驿站。在这条由西向东的驿路，连接成都与重庆两座中心城市，并有若干支线串联起蜀中各地。这条古驿道就是有名的成渝古道，又称巴蜀大道，简称“东大路”。作为西南大都会的成都，从东出发，与广大的长江中下游及其他南方地区的交往，从陆路的角度而言，龙泉驿是第一站，自然也是进入成都的最后一站，特别是自明代之后，龙泉驿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这前一后、一进一出的交汇，使龙泉驿成为各路人员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流的枢纽，由此带来龙泉驿的繁荣与繁盛。

探寻千年古镇的文化肌理

——评《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大邑历史文化研究》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大邑历史文化研究》是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第一辑中的一部，是中心历时数年倾力打造的研究成果，现在终于问世，实为一件令人欣慰之事。

大邑县现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其历史非常悠久，它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其古城遗址距今已有4500多年，早在唐代(公元671年)这里便已建立县制，距今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境内山川秀丽，文物璀璨，素有“蜀之望县”的美誉。虽从《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地方史志中，关于大邑县的记载所在多有，其内容亦非常丰富，但受限于史志体例，其完备系统之著仍付阙如。因此，精心结撰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并展示大邑历史文化风貌的论著就成为大邑县文旅发展的当务之急。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书，正是因应上述情况，力求有所弥补，意在能更具体详呈现大邑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风貌。全书紧紧围绕“文化”展开，分别从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两个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了大邑历史悠久的、人杰地灵、风光无限的特点，深入剖析了千年古镇的文化肌理。

论著对大邑最具标志性的西岭雪山、静惠山、烟霞湖、香泉溶洞、花水湾温泉等景点进行了细致描绘，生动具体呈现了当地美不胜收的迷人风光，且不仅仅停留于自然风景的描摹，还融入历史上来访名人的逸闻趣事以及题诗题字，读来令人心驰神往、兴味盎然。

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的是当地深厚的历史

底蕴，大邑是著名的宗教圣地、三国文化重镇、博物馆小镇……该书由此还梳理了大邑作为道教发源地的相关历史，从张陵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到张三丰在此修行的相关记载，无不表明大邑与道教的深厚渊源，鹤鸣山也因此被信徒视为神仙居所、洞天福地，参拜者众，香火不绝，其神话传说极为丰富，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

大邑与佛教也渊源颇深，境内的雾中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传播地区之一，山中曾建有国内最早一批寺庙，雾中山也因此被誉为“四方之寺，惟兹山始”。书中对雾中山及周围著名寺庙的历史沿革、风景文物、传说故事、名人游历情况都有详尽描述，读来颇具知识性与趣味性。

另外，大邑还是三国时期的军事要塞。蜀汉名将赵云曾长期驻兵于此，护卫成都。他病逝后就安葬于此地的静惠山脚下，附近建有纪念祠堂，红墙白壁，殿宇雄伟，当地人称之为子龙庙。书中记述了历次修复墓地与祠堂的情况，以及后人的凭吊诗词，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在当地的厚重影响。

同时，大邑又是著名的博物馆小镇，建川博物馆聚落、刘氏庄园博物馆等诸多著名的博物馆荟萃于此，颇负盛名，影响非常，可视为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窗口，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与价值。

此外，《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书还对大邑的古镇文化、馆阁文化、家族名人文化、诗词文化、手工艺文化等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展现，由此构建了关于大邑历史文化全面完整、丰富生动的解读。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充分使用已有资料，可以说汇集了能够见到的所有关于大邑的资料，包括各种方志以及通史等材料，尤其是一些当年内部发行的资料，可以说有集大成之功效。因而该书史料丰富，内容详尽，同时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大邑本身就是众多美景与深厚文化的荟萃之地，该书也特别注意将自然风光、历史传说、历代诗文熔于一炉，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颇具感染力。总之，这是一部关于大邑历史文化兼具学术价值又能雅俗共赏的作品。

作为千年古镇，今天的大邑更是以其独特的山水风光、历史遗迹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这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相信可以成为读者了解、认识、研究大邑历史文化的上佳之选。

(作者：魏红翎，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